

得病的炒花儿

一进腊月门就闻到年味儿了。

腊月初一的说法是:初一的炒花儿,也叫得病的炒花儿,也就爆米花。我们小时候一到初一就欢天喜地到野外把绵绵沙取回来,然后大人们就会在院子里或者街头的一个比较宽敞的场子里临时垒起一个简易的灶台,然后把柴火烧起来,再把我们从野外取回来的绵绵沙倒进大锅里。当柴火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锅里的绵绵沙好像是水一样沸腾起来。这个时候大人们就会拿簸箕把玉米倒进锅里。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群孩子就像一群小麻雀一样蹦蹦跳跳叽叽喳喳,每个人的小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紧紧盯着锅里。霎时间你就会看到锅里的玉米乒乒乓乓蹦蹦跳起来,有的甚至蹦出锅外。我们这群孩子就是一群鸡抢着啄食一样争先恐后地把这一粒滚烫的炒玉米豆塞进自己的嘴里,顿时被烫得龇牙咧嘴。这样的大锅里炒出来的玉米炒花其实连一半都没有爆开熟了,但全部都炒得变成了金黄色,这个时候就算是炒熟了,如果你不能及时取出来,再炒就火大了,金黄色就又变得发了黑,这时候吃起来就有点焦味。条件好的人家还可以炒点黄豆,如果把黄豆在盐水里泡上一天再冻上一夜,炒出来的黄豆就更好吃了,嚼到嘴里香喷喷的。

再后来,一进腊月门的时候,街上就会听到外乡人架起爆米机“咣、咣”的起爆声。每当这时候自家的孩子们就会从家里端着簸箕簸箩盛着玉米跑出来排队,这爆米机爆出来的爆米花全部都是白花花,但我还是顽固地认为吃起来不如绵绵沙大锅里炒出来的香脆可口。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闻到年味儿的。

少年不知愁滋味。小孩子关心的只是吃,其实所谓“得病的炒花儿”说的是大人们感受:大人们此时就开始准备过年的事情了,大人小孩吃的穿的全要准备,能不犯愁吗?

加病的米粥儿

腊月初一的炒花儿还没吃腻,香喷喷的炒香味还在回味,不知不觉一晃就到了腊月初八。在我们老家,腊八是要吃馏米的。所谓的馏米也可能就是城里人叫的腊八粥。我们所喜欢吃的馏米是用软米拌上红枣煮熟的。我们儿时的那个年代这种馏米也算是一种美食,一年到头也就盼着腊八这一天能够美餐一顿。现在我们吃馏米的时候还要再蘸点白糖,这就更是美上加美了。腊八这一天我们早就醒了,因为心里一直惦记着吃馏米呀,天还没亮,窗外还是黑乎乎的,我们就竖起耳朵听大公鸡打鸣。有句俗语是这样说的“咯咯咪一大早起来吃馏米”。听见大公鸡一叫,儿时的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穿好衣服跳下地来,因为半夜就起来了的母亲早就把馏米蒸熟了。我们几个饿鬼一样的兄弟姊妹早就拿着碗筷围着锅台流着口水等急了。母亲把锅盖一揭,香味扑鼻热气腾腾金黄闪亮红枣点缀的馏米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然是最小的弟弟优先了,最后才是姐姐,然后才轮到父母。

孩子们是只顾着吃了,可对大人们来说这腊八吃馏米也是有说道的:初一不是吃过得病的炒花儿了吗?这腊八的馏米叫做加病的米粥儿,因为此时年关更近了,人们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要命的栖霞儿

从吃炒花儿开始,年味就越来越浓,到了腊月二十三的时候就浓缩成栖霞儿了。所谓的栖霞儿也就是用栖霞做成瓜的样子,赶年集的时候就可以买到。当然了快到腊月二十三的时候街上也有小商贩叫卖的。也有叫栖霞棍的,跟大人们抽的纸烟形状差不多,拿到手里是硬的,就像一块糖一样。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成了甜甜的黏黏的,和吃糖的感觉又略有不同。也正是因为栖霞儿是黏的才赋予了它一个特殊的任务:二十三 打发爷爷上了天,打发爷爷上天的时候就把爷爷的嘴甜住,只能是“上天言好事”。比如说什么文昌爷啦观音菩萨啦统统都不知道,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最关心的就是吃,我们所崇拜的爷爷也都是和吃有关的。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栖霞儿无疑是最好吃的东西。

大人们和孩子们的感受却是不一样的,到了二十三,年关越来越逼近,压力越来越大,杨白劳们被逼得到处躲债,普通的老百姓也为了过年忙得要命,所以叫做要命的栖霞儿。

救命的煮角儿

一过腊月二十三,过年的脚步就要是加快了,可以说是紧锣密鼓,一天一个说法,咱就从二十三说起。

“二十三打发爷爷上了天”,这一天也叫小年,家家户户都烧香放炮,欢送爷爷们上天去,而且希望爷爷们“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二十四割下对子写好字”,也就是说这一天的主要任务是买回写对联用的红纸,然后拿出平时不用的割纸刀刀,把每个门口要贴的对联写好。

“二十五挑枣儿往回数”。这一天的任务主要就是置办年货,把核桃枣儿等平时比较稀罕的食物买回来,准备过年时吃。注意一下这个“圪挑枣儿往回数”的“数”字,说明从前每家吃桃和枣儿都是数个的,不像我们现在食物这样丰盛,谁还不两个两个去数,一把

淡去的年味

□ 武跃征

两把也懒得去拿,一袋两袋还差不多。

“二十六割上一块肥羊肉”,请朋友们仔细品一品这句话,这一天的任务当然也就是去割肉,而且是要割一块肥羊肉。为什么非要强调个“肥”呢?现在的人割肉谁都喜欢瘦肉而不喜欢肥肉,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几乎见不到一个胖子,因为肚子里缺油,所以人们都喜欢肥肉。当然了有钱人家其实在腊月二十三的那一天就宰一只羊供奉爷爷,供献过之后就是过年自己家吃。现在也一样。

“二十七关住门门洗洗足”,说的是旧社会的女人都是小脚(三寸金莲),裹着的脚一般不会外露,一年到头只是到了腊月二十七的时候,把门儿关住,怕人看见自己的足,偷偷地洗下足,所以就有了以上的说法。

当然时代不同了社会进步了。这天下午,我回到了乡下的老家,让我妹妹和外甥女开车拉上我90岁的老妈进城洗一回桑那浴,对于老妈来说这也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又让人家给老妈修了一下脚,老妈说太舒服啦。以后我要求家人每周带老妈去洗一次桑拿,让老妈天天都清清爽爽舒舒服服。

妈说太舒服啦。以后我要求家人每周带老妈去洗一次桑拿,让老妈天天都清清爽爽舒舒服服。

“二十八 黑的白的全煮熟”。这一天的任务就是蒸馍馍。为什么又分黑的白的呢?看过路遥《平凡的世界》的人都知道孙少平上高中时食堂的馍馍分三种,最好的叫欧洲,其次的叫亚洲,最次的叫非洲。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白面馍馍是最好吃的东西,而现代却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那种叫做粗粮的黑面馍可能更能得到大家的青睐。过年蒸馍馍的时候,也是那些巧媳妇大显身手的时候,她们可以做出各种花样的蒸馍,什么莲花呀,还有枣山山、蛇盘盘、蒸娃娃、佛手手等等。

“二十九 打上瓶瓶酒”,到了腊月二十九的这一天,过年的各种物品也就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但过年这样盛大的节日喝酒是必须的,所以各家各户都必须打上瓶酒。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也就是提上空瓶子到供销社合作社排队打上半斤八两散酒,整整瓶瓶买



李喆梅 摄

第三十五章 仁德

什么？一笔勾销?!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大家茫然四顾,眼神恍惚,不可置信。逐渐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冯谖身上。暗夜的火光中,冯谖微笑着,目光深沉。看着这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镇定自若的样子,人们终于肯相信了,这居然是真的……这是真实的!

一阵奇怪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在人群中蔓延着,哭声、哽咽声、笑声……逐渐地,只剩下欢呼之声。火焰似乎欢快起来,长长的尾焰慢慢消失在夜空之中。

大家感觉老天终于开眼了。在这之前,这债券好像是一根绳索,勒在他们的脖子上,松松紧紧全看债主的心情。借钱的时候,都是迫不得已。可是到了还钱的时候,哪里有何!还不了钱,就会面对债主的追逼,那滋味,如坠深渊呐。赖账!笑话,这个债,你可以少还,退还,但绝对不可以不还。债主可是孟尝君啊。秦王得罪了他,都差点被灭国。试问,这个天下,还有谁比秦王的头更硬呢!

然而,就在刚才,这根绳索突然之间,没了!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还都掉在自己头上。这美事,以前想都不敢想。狂喜,就剩下了狂喜!人们纷纷拜伏在地,泪流满面,叫道:“薛公的恩德,我们如何报答都不够!”

冯谖心中满意,他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也买到了孟尝君最缺乏的。不过,随从们却是震惊不已,吓得够呛。那可不仅仅是一堆竹筒,那是几十上百万的钱!一火之下,全部灰飞烟灭了。这是孟尝君的钱呐!在这之前,随从们来收债,是比较难收,但在恐吓威逼之下,绝大部分的钱,还是能够还回来的。少数人实在还不起,也能榨出利息,债务他是始终逃不脱的。而且这债务年年可以增值,到最后,小钱累积成大洞,利息也水涨船高。这就是个黑洞,一般情况下,掉进去的人,迟早被吞没,渣都不剩。所以,有一些借债的人,真的很悲惨。

但是随从们见得多了,早就铁石心肠,无动于衷。何况,他们拿孟尝君的钱,替孟尝君干事。自古拿人钱财,必然身不由己。现在倒好,那么重要的东西,冯谖说个烧,就一把火烧掉了。

随从中有二人,立刻把这件事情,暗中送信给孟尝君。

孟尝君收到信息,又惊又怒。毕竟,这烧的是他的钱呐!他连忙派人,把冯谖叫了回来。冯谖两手空空,来见孟尝君。孟尝君假意不

孟尝君

□ 李牧

知道烧券的事,问道:“先生此去收债,还算顺利吧?”

冯谖神色如常,道:“非常顺利。”

孟尝君道:“那太好了,管事刚才还追着我要钱呢!你快安排人将钱给他送去。”

冯谖道:“薛公,我已经安排人将钱送去了。有一部分钱,我用来给薛公买了一样东西回来。”

孟尝君道:“哦,是什么东西?”

冯谖道:“临行前,薛公嘱咐我,买一些府中短缺的东西回来。我见薛公府上,物资齐备,只是缺一样。”

“缺了什么?”

“仁德!所以,我就买了些仁德回来!”

孟尝君再也按捺不住,愤愤道:“冯谖,你太放肆了。好,你骂我没有仁德之心,我不与你计较。可是,你自作主张,将债卷烧毁。这烧的,都是钱啊!你不仅烧毁债卷,还用收来的钱,请借债者喝酒饮宴,挥霍一空。我要供养门客,才想用放债的形式赚点钱,补贴门客所用,并非贪婪之辈。你将这么多钱烧掉,你是想让大家喝西北风去吗?”

冯谖见孟尝君发怒,面无愧色,道:“薛公听我解释。我拿钱请人喝酒,是为了在宴席中观察借债人的贫富情况。不请酒,他们不会来。来了,在宴饮之间,我就可以看出,这些人哪些是真穷,哪些是想赖账,哪些是暂时困难。想赖账的,强令他们还钱;暂时有困难,就容许他们宽限时日。而有些人,是真贫,即便把他的家抄了,也不值几个钱。逼迫得紧了,他们只能逃亡。那时候,钱没了,人也跑了。既然如此,那就不如豁免他们的债务,赢得他们们对薛公的尊重和爱戴,宣扬薛公的仁德。抛弃无用之债务,而赢得仁德之名声。我觉得这买卖一点都不赔本。”

孟尝君现在财政有些紧张,很需要这笔钱,结果全没了,心中的怒火烧得他肝疼。此刻听着冯谖侃侃而谈,觉得都是屁话。

他很想拔剑砍了冯谖的头,但最终还是硬忍住了。债券已经烧了,现在就是把冯谖碎尸万段,能有什么用!因为这事杀人,这个面子孟尝君也丢不起。

孟尝君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算了罢!你的这番宏论,我理解不了。你还是继续白白白喝

去吧,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晃悠。”

冯谖也不生气,微微一笑,拱手行礼,扬长而去。

孟尝君看着冯谖的背影,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收债风波之后,孟尝君就再没有见过冯谖,他原以为冯谖早就离开了。不想直到现在,冯谖还跟随在身边。

冯谖向孟尝君行礼后,道:“薛公很久没有来薛城了。今日,请允许我为你驾车,去见薛城的子民。”

孟尝君朝自己的车夫点点头,车夫下车,让出车位,冯谖登上车,驱车缓缓走向人群。

还有几十米的距离,人们已经围了上来,齐齐拜伏在地。领头的几个人,手捧清水、食物、蔬果,高举过头,要献给孟尝君。

孟尝君见状,从车上跳下来,把几人扶起,让随从收了礼物。他对着众人大声道:“大家请起来,我田文何德何能,劳烦众乡亲如此厚遇!”

人们站起身,又围了上来,七嘴八舌,有的问薛公旅途可疲惫,有的要请薛公来家吃饭,有的竟然对齐王出言不逊,说他不能任用贤良,是个昏君……等等,总之,大家在可着劲地表达着对孟尝君的尊崇和爱戴。

这种尊崇一看就是发自内心的,假装不来。看那个样子,大家是真正把孟尝君当做天底下最好的人了。

孟尝君见人们这样热情,心头一热,也不乘车,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徒步走进薛城,整个薛城沸腾起来。道路两旁,挤满了闻讯赶来,向孟尝君问好和行礼的人。赵昇手按剑柄,要驱赶人群,孟尝君微笑着制止了他。他笑容满面,频频与众人握手、打招呼。一路走来,也不觉得累。孟尝君一生爱的就是个面子,薛城老百姓给他的这个面子,真是太大了!齐王罢黜他带来的不快,在薛城百姓热烈的拥护声中,早就烟消云散了。

好不容易,孟尝君才送走了欢迎的人群。登车后,他感慨万分,对冯谖道:“先生为我买的仁德,我看到了。先生眼光深远,非田文所能企及呀!”

冯谖笑道:“这不算什么。假如薛公能给我派一乘车,我还可以帮助薛公恢复相位,再回巅峰。”

孟尝君听冯谖这么一说,想也不想,就道:“好。都听先生的。但有所需,先生尽管开言!”（待续）

挂灯笼

（外一首）

□ 高鹏

大雪过后
村庄十分的安详
正屋的檐下
老人踩着凳子
挂起了过年的红灯笼
寒风中
灯笼摇摆着
红彤彤的暖光
一直
照到了巷子口
异乡的游子
在睡梦里
踏上了回家的路

书信

爷爷的箱子里
放着好几摞书信
和他姐姐的
还有子女或朋友的

他衰老后
再没有翻看
一把锁
尘封了旧时光
那些
让他老泪纵横的往事
不敢轻易触碰

七绝

春节景二首

□ 冯利花

一

一路驱车快似飞，
家山列阵待儿归。
溢门笑语惊花雀，
大碗茶香腊肉肥。

二

恰逢兔走玉龙巡，
落雪纷纷掩旧尘。
始料山深不知岁，
红灯更照一阶新。

想起吕梁

（外一首）

□ 吕世豪

头上飘过一朵白云 我又想吕梁的天空了 也想吕梁的雪 吕梁的大山 和风雪天赶车的山汉 搓筱面鱼鱼的女人 黄河的扳船工 酒乡的酿酒师 还想大山深处的核桃小米 红枣炒面 黄豆钱钱 和打着转转的伞头秧歌 想的多了 就眯瞅头顶的蓝天 不敢让旁人瞧见眼里的泪水 此刻的大山肯定也想我 明知离乡是一种无奈 这却是命中注定 故乡吕梁呀 别在人群中打探我的踪影 谋生与活命 本来就是山里人的脾性 寒风吹不散我的倦意 也不会卷走这一掬 甜丝丝的乡情	梦中的老娘 春节假日一共七天 两天花费在路上 剩余的五天 一天帮厨 四天都依偎着那盘热炕 灶膛里劈柴正旺 烘烤着故乡的温暖 我却辗转难眠 热炕难掩老屋的凄凉 三回梦中搂住老娘 老娘还是我儿时的模样 一边忙包饺子 一边不忘把酒壶筛上 她总是不停地忙活 顾不上跟儿子拉拉家常 直到离家那天 我扳着门框再喊一声老娘 老屋仍旧空空荡荡 只是门轴吱扭一响
---	---

三川河

大红灯笼挂起来

□ 冯利花

红彤彤的灯笼挂起来了,转悠开了,是我喜欢的那种红。

其实一直想在过年时挂一对灯笼,却因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如愿,就这样一直拖着,一直期待着。我家临近晋华市场,每年一进腊月,我留意到各家门店里就陆续挂起了灯笼,但数量不多,款式还很单调,到了腊月初十左右,门店里的灯笼款式,花式逐渐地多了起来,到了腊月二十左右,瞧好吧,不仅门店里,连门店外都张灯拉线挂满了各种款式,各种花式,各种字样的灯笼,它们悠悠地转着,我痴痴地望着。灯笼飘飘荡荡,那种热烈的红,热烈的火总是把人也映衬得热烈起来,我每穿行在其中,看一看,摸一摸,常常恋恋不舍。今年有新家了,我挂灯笼的愿望就更强烈了。每天下班后,我这家店里进一进,那店里看一看,留心谁家的款式

更好一些,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一下价格,在心里默默地对比一下。我暗暗想一定要买一对中最中意的。

其实灯笼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情结,我似乎更情有独钟。总是想到巴金在《寒夜》中红亮亮地挂在球竿上的两个灯笼。那简直就是寒夜中的火炉,迷途中的明灯呀。元武汉臣在《生金阁》中写道:“可我的灯笼刚到门口就灭了,那里讨火烧它?”且想他再次点亮灯笼时,内心是多么的欢喜!总想着过去那些提灯笼的人,他们被黑暗诱惑,奔走在岁月的深处,灯笼里的蜡灯闪闪似蒸腾着一颗颗星星,他们也就随着星星萌生出新的希望!总闪现出坚持制作纸灯笼的艺人宋付老先生,他五十多年坚持制作纸灯笼,在刻、版、印、画等等十五六道工序里,融入了他对传统技艺的

更好一些,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一下价格,在心里默默地对比一下。我暗暗想一定要买一对中最中意的。

多少尊重与传承。我们品味纸灯笼的同时,简直就是品味老艺人的匠心,品味民间艺人的风采。

等着吧,当月亮升起来时,街上的一盏盏灯笼将尾随而至,沿路向前,红彤彤的一片,像挂起了一张张传统的笑脸。瞧,家里的灯笼我已早早挂起,仿佛挂起了整个世界与梦想,它们承载着我对多年的思念和牵挂悠悠地摇晃着,它们以夸张的红色渲染着吉祥如意。我和灯笼的缘结得太深了,看一眼因挂灯笼忘了关火被烧焦的锅,那有什么可烦恼的呢?瞧,“吉祥如意”眨眼就转过来了,“五福临门”也跟着转过来了,“家和万事兴”也跟着转过来了,所有的喜气和好运都转过来了!

有月无灯不算春,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一份精神的温暖充盈在心间。